疑禮問解

續

疑禮問解續目錄

○家禮圖　大斂橫絞十五片之誤
嫂則別處之疑　○通禮　四龕奉主
承嫡庶子當入祠堂　○宗法
庶子承重之節　長子次子傳重之節
國法庶子不得承祠　○祭
朔望共一器　朔望排盞斟酒
祭器
有事則告新物之薦不宜留待
○祠堂火

喪服中祠堂火改題主時變服
未題主時設位三日　未題主時祭祀
○遞遷
最長房有祖禰同奉一廟及改旁題
最長房庶嫡先後　遞遷時遺衣服亦隨而遷
始祖親盡之祭　○深衣
大帶之制　○冠昏禮
冠禮父母昏禮主昏者異同
醮子　○喪禮　初終
易服布深衣　○襲

婦人襲具　朋友飯含之節
父在主庶子庶婦之喪　○小斂
舒絹疊衣　布頭幅
○大斂　大斂絞布
大斂畢後留兩婦人　○成服
絞帶　絰帶絞帶並帶
出入只帶絞帶　子與祖父不可同杖
屨制
嫡孫承重而亡又已移宗其婦不當服承重服
長子衰裳服

為人後者之妻為本生舅姑服期

為適婦適孫兄弟之為父後者服

姑姊妹無夫與子者服期

出嫁姑為姪長殤 慈母服

庶母服

承重妾子之子為父之所生母服

及庶子為所生母喪 外祖父母收養服

有服之親收養不加服

舅妻之有情義者服緦後心喪

五服袒免 心喪服

爲人後者爲所後外祖服
喪服見失改製　並有喪諸節
○奠　上食　三年內朔望奠不宜三獻
葬前遇先忌素饌　三年內几筵不行時祭
喪中左右奠
父母之喪在殯昆弟死用素
○吊　吊禮答拜之節
期功異居受吊之節　葬時壙所拜賓
喪人在他所受吊之節　○祖遣奠
祖遣間上食　○發引

翣用數　死於他所發引歸家
祖奠不可再行　啓殯散垂至卒哭廼絞
並有父喪祖母喪引葬先後
○題主　權厝題主
虛葬題主　魂帛終三年
無子之喪題主　殤喪作主
殤喪埋主　○改葬
改葬虞祭哭廟　母喪未葬改父葬緦服
母喪未葬改父葬几筵各設
改葬朝墓　發引丁憂時緦服

下棺先輕後重 舊喪一虞
一虞後新喪題主 改葬虞祭當行於墓所
改葬時新喪几筵奠代行
改葬緦服變除 禫前改葬諸節
○虞 復衣不可埋
婦喪祝辭舅主之 虞卒哭遇喪之節
虞卒哭侑食無拜 ○祔祭
祔母設位 祔祭與先忌同日
祔祭用紙榜 喪中期大功祔祭著其服
祔祭退行 ○練祥禫

葛帶用治
追後聞訃者練祥亦不計閏
追後聞喪成服變除之節
所生喪殯後當行所後喪練祥
練祥退行之節　三年內立後祥禫之節
母與子以聞訃先後各設祥祭脫衰
追行祥祭所服　父喪中遭母喪行祥禫
國恤卒哭後行練祥　喪中除捐喪之服
國喪中私喪禫服
家禮告遷之節誤在大祥前

母喪祥後禫前　禫祭祝辭
禫前哭泣之節　庶子為母不禫之疑
妻喪練祭代行　並有喪前喪不禫
為人後者除本生服
父在母喪心喪之制當待吉祭之期而復常
○吉祭　孟月吉祭
○居喪雜儀　斬衰中直領當斬
新舊喪合葬三年內墓祭所服之不同
三年內合葬墓前哭拜　三年內有喪墓祭
三年內祭土神　喪中主大功之喪

喪中諸父昆弟喪送葬參祭
期大功葬前赴舉　為本生父母之喪
本生服中吉廟服　本生喪出入着蔽陽子
親喪服師　服中入廟黑帶
喪中對客肉素之節　○祭禮時祭
卜日西向　月祭享嘗
時祭祝共一板　壻主祝辭初獻
時祭盛楪　時祭婦人亞終獻
告利成祝與在位者再拜主人不拜
祭用牲　合飯蓋及徹羹進茶

祭用清醬　三年內酌獻不同

庶子爲大夫或出宰祭于宗家

兩位共一卓　變先世祭祀

正位別廟之祭先後　大夫三廟祫祭之位

○忌祭　前後室並祭

奉一位者時祭忌祭行於祠堂

祭於祖遠事則哭　妻忌子婦忌祝

○墓祭　墓祭不用侑食

土神祭祝只書景尊位

三年內節日亦詣墓所並行

○家禮諺解　家禮諺解誤處

疑禮問解續目錄終

疑禮問解續

家禮圖

問大斂搖絞高氏既曰取布二幅裂爲六片而用五則圖所以別作十五者何義金之問

答圖作十五片者無據

問嫂則別褒後其子私祭之云云嫂既有子則似非宗子之所主別褒與否恐不可論也金之問

答鄙亦致疑無乃刪節之誤耶不然則宋時家

承嫡庶子當入祠堂

[illegible]子承重之節

子承重兄死子幼而姑祔祖廟者耶未可知也

通禮四龕奉主

問承嫡庶子神主當入於本宗祠堂乎 李文載

答當入而似不可並坐矣

宗法

問退溪曰長子無子次子之子承重應指嫡子孫而言然冢婦未即立後則次庶似當承祀長子之主當班祔乎冢婦雖欲立後有庶無嫡則不可繼後否次子之庶子

承重而題祖父神主則亦可謂攝祀孫某
奉祀乎　崔碩儒
答次子有庶階嫡則長子之主當祧祔矣若冢
婦無嫡可以庶爲後矣庶孫承重則當稱孝孫
矣

長子次子傳重之節

問南中士人問李伯實曰適子雖生子而
有廢疾不可承祀欲傳重於次子未知於
禮如何一人問長子有庶子而無嫡子故
宗事傳于次嫡而次嫡又有庶無嫡而死
未知次嫡之庶仍承其祀否還于長子之

上同

庶否 崔碩儒

答長子雖病廢似不可傳重於次子況長子有子則豈謂不可傳重而以次子奉祀耶次嫡又無嫡則長子之庶似可奉祀

問無嫡子者只有婢妾二人二妾所生長子皆遲頭亦妾子又娶他婢故家長臨歿遺言自擇後妾子中稍勝者使之奉祀題主時依遺言以其人旁題矣三年後後妾之長子不告嫡長擅自刀刮旁題而書已名其時先考即稟于沙溪先生則先生答

以嫡長立少家長雖有遺言不可從也今
者後妾長子已死而有一子先妾長子生
存多產而乃他婢所生奉祀當主乎誰耶
李文載
答宗法立長不易之禮雖有遺言決不可從卽
今則先妾之長子當奉其祀而旣娶他婢則至
於其子他奴無可奉祀之路先妾長子姑爲奉
祀亟。[illegible]則當傳於後妾長子之子
國法庶子不得承宗祀
問長子之庶子不可代承宗祀而歸於次
嫡禮法當然否 崔碩儒

朔望共一器

朔望排盞斟酒

答古禮則不必然而國法如是耳

祭

問張子曰蓋無他物則雖羞一品共載一器中無妨云此則不應謂大祭也應指小小節祀而言也故寒家例於朔參及節祀共載一器而奠獻此亦韓魏公所謂節祀殺於正祭之義也其果不戾於隆殺之節耶 鄭基疇

答大小祀宜有間焉

問朔望則空盞排設於各位前主人執注

斟酒於其盞中無酌獻之節何其疎略如是耶先生家所行禮亦遵此禮耶 崔頊

答朔望與大祭固有隆殺何疑之有鄙家自先世遵家禮耳

祭器

問禮記註張子曰祭器要作籩豆簠簋以祭欲其不便於褻用也若褻用則自有燕器云此明祭器之不他用也而張子又曰大賓客至敬則用祭器云雖尊客何必用不便用之祭器然後謂之敬耶 鄭臺房

答張子說是尊敬大賓之意也燕器外如有淨

有事則告新物之薦不宜留待

潔可用者則何必泥於此說活看似可

問禮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今若改官及追贈官在時享月內則待時享日告若已過時享則俟次仲月時享日告昏嫁則以其日告生子三月後遇時享則告過時享告則逾告三代若新物隨時即薦則近於數時享亦遠則不可等待程叔子曰薦數則瀆必曰告朔而薦廼合宜然則薦於朔日亦禮也但改官追贈亦可兼行於朔日耶

擊蒙要訣若魚果之類及穀小麥等不可

喪服中祠堂火
改題主時變服

作飯者則於晨謁啓櫝而單獻不必待朔
望答郭云與古禮不同何歟 鄭基榜
答有事則告不可留待酒果之奠爲告事而設
豈祭數之比今新物之薦若遇朔望日則兼設
之可也差遠則亦不可留待先儒之說雖似不
同要不過事亡如存之意自可斟酌行之

祠堂火

問家間失火家廟俱未救焉禮有易服之
節而衰麻之中未敢變服未知改題主時
別有所服而行禮乎 金進士崇德

未題主時設位三日

未題主時祭祀

答禮宗廟焚易服三日哭今當依此行之而憂中以孝巾及出入時所著布深衣行事題主時亦如此似可也

問或云爲位於被災之所亦知爲位以改題主爲哭乎 金進士㬎後

答古有三日哭之儀三日之外久設則亦可知也

問四位神主改造未易日子久曠其間先世祀祭及几筵朔望當如平日行之乎 金進士㬎

最長房有祖禰同奉一廟及改考題

答神主雖未改造先世忌祀凡遞日祭及新主不當停廢耳

遞遷

問代盡遞遷之主當奉於最長房或云最長房若有祖禰之主則似有以小宗合大宗之嫌當奉於無私廟之房云此論如何最長房既奉遷主則旁題亦似當改或云代盡遞遷其宗自若旁題則不可改云此言如何幸乞詳教且以一家所曾行者示及鄭甚埈

景長房庶孫先後

答遞遷之主應奉於最長房小宗合大宗之嫡不當致疑也代系盡者祭之豈必次子然後可祭乎改題則尤不當致疑也既已奉祀而仍存死者之名是何意義禮緣人情未有名實不副者也先君亦奉祖禰之小宗而曾祭高祖遞遷之主且改題之未知論者何所傳聞也耶

問親盡之祖當遷於最長房而有庶曾孫若嫡玄孫則庶曾孫奉祀乎嫡玄孫奉祀乎 崔湏儒

答庶曾孫當奉祀若貧賤不可以奉祀者則繼

遂遷時
遺衣服
亦隨而
遷

始祖親
盡之祭

玄孫奉祀無妨

問遺衣服雖云藏於祠堂而今人祠堂側
為不容近於處跡各在其人之善處而已
但其衣服世代久遠終歸何地其神主遞
遷時焚於其墓耶若遷于長房則亦隨而
遷耶 崔碩

答禮經無久遠後處置之文亦無遞遷時焚燒
之節若遷于長房則遺衣服隨而遷者似合情
禮耳

問家禮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

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楊氏曰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云夫墓所立祠堂藏其主而不埋則四時節祀似皆不當廢而家禮本註及楊氏說皆只以墓祭言之深所未曉幸乞細敎宋浚吉

答墓所既有祠堂則自當有祭豈但墓祭而已乎但未知一如在家四時節祀並不廢耳或歲率宗人一祭之耶未可知也

深衣

大帶之制

問深衣大帶常謂必用白繒夾縫者四寸不

曾致疑若以四寸夾縫則當為二寸其狹已甚昔兄先叔主所服之帶甚廣必用已夾縫者四寸曾讀　蔡傳註云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緶緝其兩邊故謂之綼補註單用之說必出於此不為無據然朱夫子既酌古今之宜以為之制今何可捨家禮而他求耶○家禮本文則廣四寸夾縫之云恐不可謂必以四寸夾縫作二寸也第之所制用已縫者四寸而不甚廣指紋雖大於此豈至太廣耶況兄主身長曾見與

爭恰同若用二寸則其衣甚矣豈合於深
邃褒大之服耶更考玉藻大夫大帶四寸
士二寸再繚四寸陳註四寸廣之度也士
惟廣二寸而再繚腰一匝則亦是四寸矣
云云據此則帶廣本以四寸爲度惟士從
降殺之義而亦必再繚準四寸之數家禮
從簡既不用再繞之飾則其用四寸無疑
亦與古用繂今用夾縫一般義也如何如
何願更承教 宋浚吉

答家禮本文廣四寸夾縫之此數句語勢似可

東西者而詳觀家禮及禮記則有可以一言卞
者亦顧左右之察耳記曰士練帶陳註釋之
曰練繒也家禮亦曰帶用白繒然則繒乃士帶
之物也豈有士帶而爲夾四寸之理盖士之帶
單二寸必再繚然後準四寸之數家禮除再繚
而夾縫之是將再繚腰單四寸之數夾作二寸
以應士帶元單二寸之制其實是再繚之單四
寸也只除再繚之節而不設單四寸之數與朱
子之本意也何必以士之繒而攝大夫之盛棄
二寸之規而創夾四寸之制乎若然實倍於再

繚矣以練言之則非大夫之制也以夾四寸言之則非士之制也旣非大夫也又非士也朱子豈爲是無據之制乎然家禮所言只論士之帶而已若據此而曰通大夫皆用云則亦可知也來意似欲以非士非大夫之制通上下用之無乃不經乎先人造衣帶時實士職也以士而應用二寸之制無疑況先人指紋頗濶分明用二寸若用四寸則其廣濶必異於常日月雖久豈有忘過之理乎愚見如是未知如何○大全曰緣紳之兩旁各半寸補註曰緶緝其兩邊各寸

同上

即二寸也緣紳之制當從大全而二寸之帶黑白邊均四寸之帶黑白不均而多白若從禮註則二寸之帶全黑四寸之帶黑白邊均記得先人之帶黑白邊均以二寸而緣兩邊各半寸無疑

問大帶說旁引曲證提誨丁寧極用感喜頃見英甫為言再繚二字本出玉藻而明是再繚腰之義則家禮再繚決不可異看其下作兩耳之文自是別一件事再繚字不可牽附於此云其論良是果爾則當依

盛教作二寸再繚爲四寸果爾則合於古矣牙之意亦稍解矣惟是夾縫之制與古禮不相應此却可疑耳如何 宋浚吉

答再繚之文雖出玉藻而家禮之意實爲兩耳而借用耳豈有圍腰而結於前既結而復繚之理乎再繚腰云者初繚腰一匝再繚腰一匝然後結之既結而再繚是玉藻之制乎若以夾縫二寸而再繚則是實單八寸矣士之帶非夾也大夫之帶非再繚也既違玉藻且違家禮何所據而云然耶恐未見其合於古也左右各合前

見牽合至此可歎

冠禮父母昏禮主昏者異同

冠昏禮

問家禮冠禮條云必父母無期已上喪始昏禮條云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兩條不相應未知其何以也據朱夫子答李繼善之問則母有服似可行昏然則昏輕而冠重耶亦甚可疑議者謂外祖喪雖未葬主昏者無服自可行昏然則宗子主昏而無服則久雖有重服亦可行昏耶以冠禮降殺看且以臆度言之外祖喪未葬而行昏

禮似甚未安不知禮意果如何伏乞細量指敎 宋浚吉

答所示冠昏禮條其辭之疑近與諸益亦論之矣凡文字政宜活看何可泥也冠禮亦宗子主之豈獨昏禮然哉雖宗子主之父母亦參於其禮豈以朞以上喪而可參乎先夫子答李繼善之說未可知也況以輕重言則昏禮尤不當行者耶外祖喪未葬而行昏尤不當論也先王制度雖列於小功我國與中國情勢大異禮緣人情何可抑情泥古以毀本國常行之節也愚見

醮子

姉是未知如何

問昏禮父醮子母則不參命之曰先妣之嗣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小學註曰先妣蓋故稱之今者以先妣稱之者是何義耶母不參於醮子者抑何歟 崔愼

答士昏禮註曰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疏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詳此註疏之文則只謂婦人入室代姑承祀事也直是指父母亡後代姑祭而言故曰先妣之嗣也非有他意也凡事家長主之父醮子母不參何疑之有乎

易服布深衣

喪禮 初終

問易服著深衣扱前襟於帶當喪著多飾之服如何曾子問女易服布深衣註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麄者也深衣本註曰純以采曰深衣純以布曰麻衣雜記卜宅葬曰有司麻衣布帶麻衣即白布深衣布帶以布爲帶云則易服深衣似指麻衣而言扱襟之帶似指布帶而言未知如何 崔碩儒

答似是

藥

婦人襲具

問婦人帶夫冕於古則以本國圓衫大帶用襲而掩則以女帽之制代用如何 崔碩儒

答俗習用之從俗可也雖用女帽女帽則只著於首而掩之制以爲裹首掩面也著以女帽而復用掩亦可

飯含之節

問飯含之節禮曰孝子於親不忍虛其口而從速故親朋之死於孫頼朋友爲之主喪則以爲難行此禮然飯含之禮貴以實賤以子則不但子於親行之朋友爲之含以無嫌未知如何 崔碩儒

父在爲庶子庶孫之喪

答若此之禮創聞似難未知如何

問服問主嫡子嫡婦不云主庶婦小記曰父不主庶子庶婦之喪喪服疏曰不爲庶子之妻主喪此指庶子通命士已上異宮者矣不命之士在父之室者則父當爲之主乎奔喪父在父爲主註曰父在統於尊蓋此父爲庶子若婦以下之喪同宮皆可主矣且如今人父子雖異宮父在則子不可各主其喪而父當爲之主乎凡喪父爲主則當以主喪者爲題主而父沒三年然

舒絹疊衣

布頭𩬊

後姑可以改題乎 崔碩儒

答如來示

小斂

問小斂下註舒絹疊衣舒絹之說不可曉 金一白

答凡束絹者兩端各卷之以兩卷合而束之今者解其束而舒之置於尸首之下要以兩端之卷者補其空缺也大槩此句人或疑之

問前日下教家禮括髮條又以布爲頭𩬊似是通齊衰而言也斬衰用布果可疑也

仍念括髮用麻繩撮髻云者指斬衰而言
也又以布爲頭𢃰云者指齊衰而言也髽
亦用麻繩撮髻云者又指斬衰而言也布
頭𢃰則蒙上文故不再云耶然鄙意嘗病
又以布爲頭𢃰一段語意短澁與上下不
相貫近考家禮斬衰章婦人服有布頭𢃰
則斬衰亦用布矣男子婦人似無異同括
髮條布頭𢃰亦通斬衰着如何幸更政敎
　示後吉
答斬衰章婦人服有布頭𢃰則括髮條似當如

三條記論婦人之制莫是從襲而言不分別齊
斬齊男子而何可用布於斬衰乎若髽則鄭註
云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疏云髽形先以髮爲
大紒紒上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著
之如男子括髮與免大祭括髮也免也髽也皆
是歛髮之名而括髮也免也者男子事也髽也
者婦人事也男子斬衰則括髮齊衰則免非括
髮之後又著免也家禮此段文字本不明白後
人以此疑惑若考喪服小記士喪禮經文及註
疏則可知之耳

大斂絞布

大斂

問退溪答問曰大斂無絞横布此家禮依書儀以從簡也後来先生以高氏家禮爲最善則盖以書儀爲未盡也楊氏已詳言之故家禮大斂註引高氏之說云云今按安氏家禮名[illegible]朝鮮儒臣云大斂[illegible]圖可[illegible]斂用布絞竪一貫[illegible]舉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絞布之說出於丘氏儀節之云云未知

惑有專用此家禮者尸體下擡便無絞布

使堅者而不問卷者而反有說禮如何所示

答大斂無絞布或者之說何殊論也家禮是宋

夫子初年未成之書而儀禮經傳通解是晚年正

定之書矣楊氏是親受業於朱子者也其說豈無所

自乎云云

問大斂畢復設靈座於故處一從古人

守之云以文勢觀之則乃[illegible]禮

備要圖書於柩之[illegible]

時此婦人亦歸次耶[illegible]

答兩婦人之守果如素[illegible]於帷中恐其誤也各歸喪[illegible]言所謂喪次亦不遠也

絞帶

問絞帶帶之於絰帶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在腰絰下宜在[illegible]

有帶之[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在內[illegible]

經帶絞帶之帶

出入只帶絞帶

子與祖父不可同杖

重所引

答絞帶家禮旣曰在絰之下他說何必用之

問絰帶絞帶並帶如何 崔碩儒

答大全曰絞帶象革帶也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也云

問喪人當出入則只帶絞帶乎 崔碩儒

答喪人以俗制喪服出入則只帶絞帶也

問祖母若母之喪祖與父杖則孫杖同處則未杖乎 崔碩儒

答卽位則不可同杖也

問朱子曰斬衰草鞋齊衰麻鞋禮弓練有繩屨註云麻繩屨也家禮屨以粗麻儀禮曰菅屨盖草鞋疑是藁草鞋也麻鞋繩屨粗麻菅屨其各以俗稱分而解之耶以愚觀之似是一物而或用於成服時或用於練後何歟以俗説言之鞋與屨同稱一物麻鞋亦有繩粗麻菅屨亦皆有繩耶等是有繩則成服初期何擇而分言之耶世人不分斬衰齊衰成服初期皆納藁草鞋此乃今人意厚而不知禮之失也大槩屨則

有繫與鞋少異耶 鄭甚碩

答古之菅屨疏屨皆是草也朱子所謂草鞋未見其必藁也繩屨之制雖不可詳而豈有屨鞋皆有繩之理乎家禮斬衰用粗麻屨與古經不同今八齊衰亦用藁鞋不失古者疏屨之義何不可之有盖屨鞋之見於經傳者非一難可以俗稱釋之按實錄曰複底曰舄單底曰履古今註曰履乃屨之不帶者丘氏曰屨如今之鞋而稍寬大其制大槩如此家禮曰繫鞋鞋亦有繫也

嫡孫未承重而亡又已移宗其婦不當服承重服

長子廢疾服

問有人祖在而嫡子婦嫡孫俱亡只有嫡
孫婦在而亦無子又無立後者其祖傳後
事於孽子矣其祖死其嫡孫婦當服承重
服否　宋浚吉
答所謂孫者曾未承重先死於父死之前而祖
父傳重於孽子則孫婦雖是嫡屬曾無承重之
義又已移宗於庶今於祖父之喪恐不可以所
從亡也服之禮一槩論斷未知如何
問不得爲長子三年有四種今弟之子三
歲中風廢疾終其身或者謂不堪主宗廟

為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服期

不當服三年此說如何 閔正郎後騫

答四種說是儀禮疏也而未知如兄家長子雖廢疾無他代嫡之人而亦用疏家說否也幸更廣詢知禮者如何

問退溪曰夫為人後其妻為本生舅姑禮雖服大功而止服大功太不近情從厚服期而但必欲立為中心喪三年之說則不敢此說如何 崔碩儒

答古禮為舅姑服期則為人後者之妻為本生舅姑當降服大功而自宋朝婦從其夫服齊斬

爲遺婦 爲遺孫兄弟之爲父後者服

姑姊妹無夫與子者服期

則降三年當服期矣

問不杖期爲遺婦爲遺孫者皆繼三代者而言也乎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只以兄弟之繼禰之義爲重而不降乎 崔碩儒

答正如來問

問姑姊妹無夫與子者當服期而姑姊妹之夫有庶子服其喪者則如何 崔碩儒

答夫之前室子庶子非已出當服期而繼後子即同已出降服也儀禮圖無主祭則服期

出嫁姑爲姪長殤

問出嫁姑爲姪之長殤似當爲七月之服而儀禮圖及沿革圖皆以小功載之其故何歟 宋浚吉

答期之殤固有七月之制以此推之出嫁姑於長殤姪似當爲七月之服而兩圖並爲小功竊意大功服比期稍輕故畧七月一節而合之於小功耶未可知也

慈母服

問服圖云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則爲其慈母齊衰三年父不命則小功云若有生母而無父命則養育慈己

之恩雖重只當服小功耶 吳汚川達天

答無父命則不必服三年但大典三歲前收養者齊衰三年以此而言則酌量恩義之重輕處之似當然有父母則降大典亦言之

問大全朱子答李守約書曰庶母謂父妾生子者士緦麻大夫無服然則父妾生子一也而大夫士或有服或無服何意耶禮父妾雖無子而代主母幹家事者宜服緦而加厚云在大夫雖有子而猶且無服況無子則雖以代主母幹家事者而似無服

矣竊恐二說於今人情亦不相合莫的所從何以則情義兩盡而禮無欠缺耶 鄭基磚

答大夫降服貴貴之義也今之大夫異於古之大夫故無期以下降服之規豈獨於庶母必從古大夫之禮乎

承重妾子之子為其父之所生母服

問妾子承重者為其母當服緦矣妾子之長子當何服據有嫡子無嫡孫之文似當服本服如何妾子之第二子即是承重其祖母之人而為其父尚存不得服三年耶 宋浚吉

答來示得之但喪雖微賤不可無主其父雖存既非主人第二子似當服承重之服矣更量示之

父在庶子為所生母喪

問庶子為父後則為所生母當服緦服盡之後不撤几筵而以素服臨祭三年乎如有沒庶子則喪三年而主其祀乎 崔碩儒

答此與其家事相類某以為長庶子為父後則不可主母之喪雖賤人不可無主祀則次庶子以三年服主其喪而奉其祭未為不可宋明甫之意亦然而英甫之論則不然未知如何也

外祖父母收養服

問有入爲外祖父母三歲前收養者亦依他服齊衰三年耶父母在則服期耶其妻亦從服耶 宋浚吉

答韓文公爲嫂服加等張子非之今依張子說服外祖父母本服持心喪可也若據國制收養父母服服齊衰三年有父母則降期亦不爲無據也其妻則無三歲前收養之恩從服似過而齊體之人似不宜異同亦無明據未知如何泰之以爲君師服三年而妻無服亦何異也此說如何

有服之親收養不加服

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携養積年則當爲之制服而所養者有服之親則只服本服不可加服前已承教矣然不爲加服則情有所不安若加服則爲非禮何以則合於禮而情得以伸乎 申進士晃

答韓昌黎爲嫂鄭氏服期先儒非之蓋先王制禮不可擅改若可改之五服之人誰不然乎無已則有心制可伸其未盡之誠意

舅妻之有情義者服緦後心喪

問悦少失慈母來托舅家母子相依爲命今者養母奄忽棄背禮舅妻雖曰無服恩

遺其難報之恩乎至於心喪在我自處而
論議不一亦不得自由或曰既非三歲前
收養又有父母豈可任情心喪至於三年
乎心喪則朞年而解官則不可不若不解
官則刑殺等事不可不行既行刑殺則亦
不得爲心喪矣心喪之其年二年雖有論
議之不一至於解官則似無異同從之皆
教　李顯門問
答三父八母圖養母齊衰三年謂三歲前收養
者也養之侍則異於此三年服與解官與否非所

三殤祠節

論曰禮舅妻無服而與緦麻妾意依大典服緦
脫服後無義猶存爲素盡則斟酌心制若干月
似或可也

問五服之人各服其服以次行吊如朝哭
之儀而既卒哭則朔望哭無再拜之節
此朔望時無再拜之儀乎如儀二字未詳

崔碩

答朔望無再拜之禮如儀云者如常儀之謂也
按丘氏儀節諸子孫就祖父前及諸父前跪哭
皆盡哀又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就

心喪

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云似合情禮

問楊氏曰禮記師心喪三年所謂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守制如喪父母者也然則出入衣服與常人同耶前見家禮輯覽有加麻之文首則加麻而腰則無帶耶擊蒙要訣有隨情義期年九月五月三月之文期年九月五月三月者亦加麻耶申進士是

答出入衣服當用白色或縞或布不可用華盛與恒人同也首則加麻腰亦有帶期九月五月

為人後者為所後外祖服

喪服見失人改製

三月亦當加麻也

問為人後者所後父有前後妻則以前妻之父書外祖而服則兩服之耶前妻死後已為後則以後妻之父書外祖耶 宋時烈

答前後妻必有養已者當以養已者之父為外祖也兩服則未可知也

問喪人遇水火盜賊失其喪服則改製似無疑如何 宋浚吉

答遺失喪服雖未盡旬月不可作無服之人改製無疑

問從姪一年之內並遭父母之喪後喪殯
後似當與朔夕奠于考之几筵而主人既
未葬亦則當使人攝之而主人只拜哭祭
呈歸奠于再期耶異奠也當用素饌葬後
虞祭於母位則主人當著重服有事于後
喪矣後既釋服則且葬時朝祖於祠堂遂
朝於夫之几筵而後行耶葬後欲共一几
筵而祭之爾雅辛則先重後輕之文觀之
則古人合一几筵者無疑而且練祥之時
節次異焉寔亦為日前祭考既則練祥

三年陽朔望則不宜設獻

主祭者[illegible]而否幾於義當奈時烈

[illegible]宜當服後喪服侍於

[illegible]其時而行事也今設几筵

[illegible]初非古禮何可引而

[illegible]

[illegible]三禮儀注連

[illegible]三年皆有吾辞

[illegible]曾寘

[illegible]兩三獻

葬前遇忌設素饌

三年內几筵不行時祭

喪中左右奠

之禮退溪先生之說殊不可曉

問三年之內遇祖先忌日則當以素饌設於几筵乎 崔慎

答神道固與生人異但葬前則雖不祭祖先而其日用素似合情禮未知如何

問三年之內於几筵亦行四時祭耶 崔慎

答三年朝夕祭像生時四時祭不當行也

問葬前右奠象生時而虞後左奠以神道歟抑須備

答葬前之奠無可以左右論而三年內朔夕上

父母之喪在殯昆弟死用素

弔禮答拜之節

聞功喪居憂弔

食則象生時也虞而左奠用祭禮也

問父母之喪在殯如昆弟死而同宮未殯則不可以肉饌饋父母之奠乎 崔碩儒

答饋奠之饌似當用素

弔

問弔禮主人拜賓賓答拜賓致辭主人特拜謝而諸子不拜乎 崔碩儒

答家禮主人拜謝云而無諸子拜不拜之語未知如何

問雜記曰凡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哭拜

之辭

奠時賓所拜賓

喪人若從所受弔之辭

稍期功以下之服今之異居者可以行之

否字恐誤

答古禮則本無此禮而行之可也

問奠時主人答於賓客來在主前入者來

而奠於可在後拜賓乎並一答禮

答人若異姓來在主人欲當奠靈座之前而

拜賓也

問喪人雖兒異在服中之時有相識者來

慰則亦可以行拜受弔之禮歟是須儒

答人請弔則雖幾歲兒童不必受弔已或在人家

而見客則亦得行吊禮矣

祖遣奠

問家禮日晡時行祖奠厥明遷柩就轝時乃言徹祖奠載轝後設遣奠以此觀之祖奠之後遣奠之前無夕朝奠可知矣竊覵士喪禮奠則設於室與饋則設於下室則祖奠後夕饋遣奠前朝饋並似不廢於下室矣家禮朝夕奠及上食皆設於靈座前則與士喪禮異矣而祖遣之間朝夕上食則似不當廢未知如何 尹宣擧

祖遣間上食

翣用數

亦於他所發引

答還柩就轝時乃言徹祖奠則不設夕朝奠從可知矣若朝夕上食則於禮不言其不設揆之情勢自當依例設之無疑

發引

問翣大夫用四如今之資大夫者亦可用大夫之數耶 崔碩儒

答用數多寡貴賤不同而今之大夫皆得用四未知合於禮否也位至宰列可謂大夫雖得大夫學身豈可用大夫禮也

問遣奠祝文中有往即幽宅永訣終天之

歸家

語或曰若死於他處發引歸家則不可用此言未知如何祖奠祖道之意死於他處發引歸家時行祖奠則自家至葬地不可復行乎吳意則祖奠與遣奠有異再行似或無妨未知如何 申進之吳

答亡人雖是京洛之人既以扶餘爲家自京發引來于扶餘則似未當設祖遣之奠至家往幽宅之時乃可設也此禮在家禮可考爾在京雖已設行今自家發引之時不可廢也再行似無妨未知如何自他所移家則往幽宅三字姑改

祖奠不可再行

啓殯散垂至卒哭迺絞

之似當與下條不同

問自家發引又成殯于他所葬時又發引祖奠初雖已行又不可廢乎 崔碩儒

答初既行之則似不必再行也

問按禮啓殯散垂至卒哭迺絞若發引後殯於他處以待葬日則又似有成殯之節其散垂者成殯後絞之至葬日迺散垂如禮未知如何 申進士炅

答啓殯將散垂葬後迺絞是禮也今既發引到山所葬期尚遠勢復成殯以待葬期則似當殯

後複絞並雖無古禮勢不得不如並爾未知如
何

並有父喪祖母喪引葬先後

問並有父喪與祖母喪者其發引及葬時以何喪為輕而先之耶以服則父喪為重以義則祖母為重誠難處鄭寒岡云父喪當為輕發引時亦先行云未知其果爾否

宋浚吉

答以論序言之則寒岡之言似是而禮經先後之訓既以奪情言之父喪祖母喪又異於並有父母喪未知如何

權厝題主

虛葬題主

題主

問今之遭喪者例以亂離權厝于山所動踰時月若此者權厝時題主返魂耶當奉魂帛還家朝夕奠靈床之禮一依柩在時俟其永窆奉往山所題主而歸耶 宋時烈

答雖非永窆而既葬體魄且其事勢遷改未易則當於權厝題主無妨矣既已葬矣更設靈床殊未妥當

問頃日死於國事者率多招魂虛葬禮議邪問復之以矢則招魂戰沒者既失禮意

魂帛終二年

而虛葬亦甚無據但欲題主則當於何時何處耶 宋時烈

答葬者藏也爲葬體魄耳魂不可葬也招魂虛葬先儒非之具有明文矣若題主則俟三月葬期擇日而題之於几筵似當

問仲兄以介和陷於此庭矣去年夏被殺云而率去奴持復衣而來設魂帛以奠之未及作主生存之說又至傳者非止一再雖未可盡信間或有可信者又有走迴人自言目見生存者而不忍以傳聞之說遽

撤已設之神位姑遷作主以待後報之如何〻〻今者再期已迫而更無此外尤信之言吉凶交傳不知何據廣詢諸人則或曰凶報出於傳聞吉報亦出於傳聞奈何舍吉而取凶況吉報稍信於凶報者乎初聞凶報而設位祭之常也今聞吉報而撤去之處變之道也撤之何疑或曰此言則然矣今以傳聞而撤之後若不得聞生死之報則終無神而祭之之日不若及今作主以爲善後之計未知此兩說何者爲得倘

用上說而後日之患果如下說則當何以處之魂帛亦將置之何地耶若用下說則其果天理人情之所宜乎抑此外別有善處之道耶神位雖或可撤入心之疑信終不可釋然服尋期者從以深痛隱忍之情食素蒙白有若心喪者然何如也伏望指喻以破疑惑　尹進士柔

答所示兩項說俱極詳盡而考之古禮既無證據求之人事亦難取斷而竊以臆見言之則吉凶之祭俱出傳聞始凶後吉則似當從吉而必

得的報方可即吉既已發喪再期將迫雖有吉報不能全信以不能全信之吉報撤再期將迫之几筵非但事勢之未安或有後日之狼狽愚意則姑以吉報置之疑信之間仍存几筵更待的實之報雖過再期亦非失禮若木主之造既已遷延今有吉報不必造作姑以魂帛終三年而待的報處之恐未晚也

無子之喪題主

問題主亡者無子而有妻若女子子在室而且有亡者之昆弟若昆弟之子則以誰為題主乎若以亡者班祔之主奉祀者題

主則合於禮意乎 崔碩儒

荅周元陽祭録以婦人題主然此非古禮而出於不得已也禮無男昆弟則子一人杖似可以女子子題主而不見于古有昆弟則可以題主而繼世有所難便姪子不爲後者則未可承祀有亡者之妻則可以立後不能立後而死則當班祔而以宗子題主爲當

問人家有父子俱亡父有妻若昆弟子有妻若三歲女子來問其題主之如何 崔碩儒

荅禮無可考而其父之主似當以其昆弟之長

旁書祝主

題之其子之主似當以其女子子題之未知孰
禮如何尹吉甫曰其父子神主皆當以父之是
旁題之未知如何則可也

問殤喪闕元禮虞後徹靈座又不作主程
朱之論自八歲以上皆當立主從程朱之
論爲既作主則當俟服盡而除靈座耶 崔碩儒

答殤喪立主先儒已論而徹靈座之說未知如
何而可也虞後則太遽似當有變通之制以待
服盡而徹之似可

殤長埋主

改葬虞祭哭廟

問程子曰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殤之主祔於廟者其父母死則當出廟而埋之乎

崔碩儒

答也是如此

改葬

問朱子曰改葬葬畢奠而歸又哭廟而後畢所謂奠者即虞祭也儀節亦曰既葬就幕所行虞祭據此二說則虞祭似當在封墓之後而今人家畢葬例在三四日之後必待事畢然後設虞耶或於窆日經行齋

無妨耶且奠而歸哭廟者以小生家事勢言之家廟方在報恩舍兄家當後事畢兄弟齊往耶抑設虛位而哭亦不大錯耶幸乞詳教 宋時烈

答語類問改葬神已在廟矣何得虞乎朱子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又曰葬畢奠而歸竊詳朱子之意蓋謂改葬神已在廟不當設虞又不可都無事故葬畢而奠哭廟而畢夫虞者祭也奠者非祭也左右欲以奠作虞看儀節改葬之虞果行於事畢乎若

以朱子之言為定則元不當設虞若未免從俗則當從儀節節節變換恐非禮意且哭廟一節是大項事始事而告廟畢事而哭廟是重其事終始必告之義也雖千里之遠必當齊還而哭廟有何汲汲有何難進而必欲設位哭之乎鄙見如是幸更詳之

母喪未葬改父葬服緦

問按儀節改葬服註唯云子為父妻為夫餘皆素服素巾而無為母之文其意何居或者父在而改母葬則家無二尊之義最重故闕之歟若當父喪而改母葬則似當

仍服斬衰而行事正得不敢變服之義矣
之可也若當母喪而改父葬則不可仍服
母服而行之又喪故引重於破先墓時依
禮文廼服緦麻發引到家之後新舊喪各
處成殯故舊喪上食時服緦麻新殯饋奠
時服衰服矣厥後既葬只令獨子一處則
仍服衰服而居次廼取於既畢反重服之
義也然而猶未畢窆無廼有妨於厭降之
義耶抑以初喪爲重而不害於禮耶象生
時言之則初喪母服奚避於父前在喪側

母喪未葬改父

則似當服其服發引時似當服緦麻未知如何 安正郞弘重

答改葬服非但爲父也服三年者皆服緦況父母一體豈有不服母之理乎愚曰禮父母改葬緦云云儀節適不及之耳新舊喪各服其服未示然矣今者既已同殯各服節目無施也據今事勢言之則方在初喪中卻難以緦服之輕恒處於殯側也同時發引則更服緦麻又無所施如仃如何古禮之不同殯正爲如此但礙也

問外內兩喪几筵各設焉則朝夕奠上食

並几筵各設二

一先行於外殯次行於內殯似當矣而日勢
早晩饌物冷煖似未便穩故不得已分獻
饋奠一時並行未知如何分獻之節情禮
不可並伸故喪入四人行朝哭奠於外殯
後哭拜於內殯四人行朝哭奠於內殯後
哭拜於外殯上食時則奠於外者饋於內
奠於內者饋於外夕亦如之亦未知如何
尹宣舉

答李示無妨但曰李啓議開兩几筵雖各設而
只隔障奉祭之人則無所隔礙云喪入既不能

自奠而使執事行祭則不必分獻而一時並行饋奠如何此非見於禮書而只以意起者也甚酌處之為當

改葬朝墓

問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非廟則似無朝之禮也故只以還墓告於先塋而已或以為離先塋而向他山不可無朝祖之禮云故還柩就轝朝於祖墓而後設遣奠乃行矣未知如何 尹宣舉

答朝墓不見於禮而以情理言之不可無矣

喪引下
稽時緦
服

問以喪之輕重言之則外重而內輕以服之輕重言之則齊衰重而緦麻輕饋奠之時則各服其服而若發引下棺在同日同時則當着何服[illegible]

答喪服既以齊衰爲重則當服緦也雖是緦服何可以已緦功之服比方而言之乎不以緦看緦而以受喪服爲重不失尊尊之義不亦可乎若期服以下諸人若服齊衰則只以白衣素帶隨行柩似未安且異於服緦之人雖以新喪之服隨行似無妨焉

下棺先輕後重

問孔子曰葬則先輕後重先後輕重已有定論而或云從葬則與並有喪之義不同當以喪之新舊爲先後云未知何如擧尸言

答喪雖新舊有間而在殯則一也既曰在殯則以不可以新舊而不爲輕重之也無並有之喪而奪情之言無別於新舊聖訓決不可違也

舊喪一虞

問舊喪一虞喪人亦當親獻而新喪未葬不及澡浴則或使子弟代獻而喪人只行拜禮如葬前朔奠之儀無妨耶新喪初虞亦當於是日內行之澡潔之舉先行於山

次親獻一虞而後反哭至家乃行初虞亦

或㕥妨未知如何 尹宣擧

答改葬虞喪主未能親獻只行拜禮恐無妨

虞後 新喪題主

問。新喪題主後改葬一虞事旣聞命矣而

從權臨葬已著緦服則是遵小記服斬衰

之義也題主若在一虞之前則不得不變

著齊衰旣題主後脫齊著緦似有變易煩

數之嫌先行一虞後卽題主而反哭未知

如何 于寓

答行虞後題主卽反哭恐無妨

改葬虞祭當行於墓所

問改葬虞祭之文既云當就墓所只行一虞退溪亦謂改葬當虞於墓所新葬反哭而虞云云一祔之土皆復陟降之境相托而獨於虞祭或先於幕所妣位有闕焉或後於室堂考位不與焉禮則然矣心有所歉欲於反哭後並設無乃徑情直行而大違禮意耶 安正郎弘重

答改葬只行一虞於幕所新喪反哭而虞更無所疑反哭後並虞新禮爽決非禮意矣改葬虞祭本不當設而只事畢而哭奠於廟而已今則

改葬時新喪几筵奠或否

改葬緦服變除

不可舍闕只行一虞亦傷貧甚酌從厚之意也

何可並新舊喪共卓。曰虞卒虛坐靈座或祭或

否之疑不必論也

問三年之內有遷舊墓之擧則几筵上食

及朔奠使婦人或輕服代行耶朔奠殷奠

也不親行似未安 沓愼

答所重在彼喪人不宜留在於家几筵祭則使

子弟服輕者代行可也

問上年十二月改葬父母以新卜山運柩

忌即爲權厝永窆之期卜在冬間請葬事

未畢仍限緦服欲經來冬不變而除之耶
除之前或有倘來之所難避者亦就狼狽
迪寧海德海

答雖曰權厝既已襄奉則所服緦服滿三月而
當除矣後日啓墓更服緦服又滿三月而除之
可也凡改葬緦爲親見尸柩故也既爲權厝而
若謂葬事未完自去臘至來冬恒服緦麻則是
實期服也果可謂緦服乎何子平之不葬豈兄
所遭之比乎改葬服雖異於凡緦在官亦不離
職在服中除之云無不仕之道古今常行之禮

也幸勿疑鄙見如是更問於知禮者取舍之如
何

禫前改葬諸說

問祥後禫前改母墳祔葬元之葬時喪人所
服若依常時改葬例服緦服則方在禫服
中緦服輕於禫服舍重服輕未安否或有
三年不葬者雖喪畢之後仍服衰過葬後
連行大小祥無禫之例而此成殯在家或
權厝淺土不為虞卒哭返魂之類與此有
異全用此禮亦似未安而決不可以禫服
白冠白衣處殯側孫哀素服禮學不知所

虞或言凡五服之親若葬在服畢之後則
留其本服發引永窆之時服之乃禮也此
亦依此留置衰服啓殯後服之事畢後還
藏服似為得宜云或去杖去絰以表小變
此說如何且祔葬事畢當行虞祭于啓殯
時權設靈座之所與時合葬先墓全然無
事情禮亦涉未安並為設祭未知如何當
為設祭則何先何後一時並設而親行虞
祭先墓則使子弟一人攝行亦未知如何
葬畢設奠不宜求備以墓次言之當有先

後虞祭設行既不敢先又不敢後至此並
設攝行之意未知如何 李判書敏輔
答來示改葬緦服輕於禫服舍重服輕似未安
云云竊詳古禮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
服而哭之月朔服其服而哭之既畢反重服以
此觀之雖在父母喪而緦服亦當服矣今此禫
服比於改葬緦輕重雖似有間當其事則不可
以不服其服輕重不當論也況衰麻已除緦服
方始其爲輕重亦未可知也何可以白冠白衣
仍著於見柩之日也若果服禫衰與旁親之素

服無異矣大云服重之說祖述於喪服小記小記所謂乃謂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註曰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忍變服也云云今之陪葬非皆先之比不可援小記之說發緦麻而服禫也明矣若衰服未除雖廢緦服猶是本位之服而不失從重之義也然無明據未知如何○宋示欲依五服人留服例留置衰服啓殯服之或去扶去経以表小變云云留服之制初出於喪服小記久而不葬章此乃謂在殯久不葬而以麻終

月數者除喪則已也非謂主喪者之謂也況先
妣之喪曾已窆葬今之祔葬實是改葬輕服者
亦不當留服況於哀侍乎今改葬適在祥後故
有此疑也若在於四五年之後亦可留之乎固
不可援此而爲例也且服衰而去設去經曾無
經據先儒亦無言之者何可擅爲變更乎○柰
示祔葬後當行虞祭於啓殯時權設靈座之所
云云所謂行虞祭於啓殯時權設靈座之所云
者未詳何謂也抑恐文字未瑩而然耶所謂啓
殯者指先妣墓始破而言耶此則非啓殯也乃

啓墓也啓墓時固設虛位于先妣墓右設奠如
儀節啓墓後發引就先考墓所則設虛位如舊
墓之例設奠而退至下棺祀后土藏明器後設
虞祭於虛位一依儀節也來示似謂舊墓之權
設虛位恐失之〇來示先考位全然無事似爲
未安云云考之古禮曾無並祭之儀蓋虞者孝
子爲親之魂氣彷徨設祭以安之也先妣虛位
固當而先考位則安厝已久無事於虞矣況始
役之日旣以酒果告以破墓雖於葬先妣之日
無事於先考亦非全然無事也恐不可創設新

復衣不可埋

婦喪祝辭舅主之

親也若封墓既畢設酒果並告以役畢則情禮無妨耳此旨是臆見不堪採用而既承勤敎不宜終默畧記所見恐未免汰哉之誚幸廣詢知禮之君子如何

虞

問復衣與魂帛俱埋否 崔碩儒

答古無埋之之語而今俗皆埋之若從古則似當與遺衣服藏于廟中矣

問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虞卒哭之祭夫雖主之祝辭

虞卒哭遇喪之節

虞卒哭侑食無拜

則當云甥使子某告婦歟 崔頤儒

答當如此

問父母之喪卒哭昆弟死旣殯行祭而同宮則葬後追祭否功緦以下門外之喪未殯亦不可行祭歟 崔頤儒

答卒哭祔祭在於人事虞祭急於安神而昆弟之喪同宮未葬似不可祭此等處未可容易斷言更徐詳之功緦之喪未殯則不可行祭

問時祭忌祭侑食有拜而虞卒哭祔練祥禫之祭侑食皆無拜昔聽於使執事行禮

喜聊 崔頊上

答 與祭侑食雖執事行禮似有拜古禮不言其
義未詳

祔祭

問祔祭當於卒哭之明日家禮祔祭章
曰若喪主則不設祖考位祖妣二人已上則
以親者云云然則只設男所生之母一位
及先考一櫝而行祔無疑矣大哉發禮而
猶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者以其不急於
死其親也奈文公以爲三年其墓哭奉哭皆

從周禮祔不得獨從殷禮云然宜莫如孔子之言竊恐於練後行祔而只告於先考則似不違禮未知如何 [illegible]

告祔母之祭只要當所生之母一位而已先考位則禮無並祭之文矣祔祭孔子雖善殷而朱夫子既已酌定今難違也

祔祭與先忌同日

問卒哭明日之祔適與先考諱日相值先禰以爲卒哭後不可廢祭則祔祭之日當使子弟先行忌祭乎抑一日二祭瀆而煩亂以卒哭後過祭明日今雖不安亦無憾於

祔祭用紙榜

喪中期大功祔

幽明乎 安正郎弘重

答葬虞已過設行忌祭似不違於情禮矣

問先妣祔祭以祖妣之廟相遠將於廬次設紙榜行之矣或云廬墓時設行祔祭不便三年後反魂本家後設行於廟中似當云未知如何 尹宣擧

答祖廟既遠祭亦不可違時設虛位以祭既見於禮何可俟三年之久而必行於廟中乎廬墓設行不便云者未可知也

問宗子居父母之喪未練又當期大功祔

祭時著其服

祔祭追行

首帶用治

祭則著何服而祭歟　崔碩儒

答祭時服其所祔之服也

問先妣祔祭當初未行今欲追設而或云當行於再期之後未知如何　李參議明漢

答祔者祔於祖廟也卒哭之明日而祔祭之祥後撤几筵即祔于祖廟祔祭失時者當爲追行若於大祥前不設則何可昧然遽祔於祖廟乎必須於大祥前擇吉設祭可也

二練祥禫

問卒哭後首帶治而用之乎　崔碩儒

追後聞訃者祥亦不計閏

答昔有人有問者先八日用麤葛云今若練後换葛似當治而用之换葛疑較麻爲輕耳

問宋别坐時烈貽書曰牛溪先生與宋龜峯論辨此事而亦云以聞訃之月計之其言甚分明但朱子之說既如此亦不可容易論定也若從成宋兩先生說而從聞訃月計之則似計閏月也計閏則練月適當亮丈殉義之月而似用初忌日行禮也云云哀意則家禮喪禮備要俱曰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大功以下喪計閏以此

追後聞喪成服

觀之練祥之禮不可以訃聞明矣且喪祭
與夫之於簡易寧夫之於厚別坐之論無
乃似近於簡易之嫌耶 李㢞
答朱夫子之訃成服即兩先師之訃聞訃也何
可執言措語之偶異而致疑於四箇日之間乎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者家禮正文也
何以有計閏之言耶雖從聞訃之說豈必計閏
乎旣從聞訃之說復以初忌行練祭則安在其
計聞訃乎其意未可知也
問孤子等三人在京奔喪與在家兄弟成

服畢時故練服之節追行於至家成服之日矣關服之節只當依此行之而奉主入廟之舉當行於祥日否或可追行於變服之日否既已入廟之後則變服於廟前亦似非宜故敢此須稟 金之白

答此等變禮難以臆斷而既承盛問不宜終默若宗子在家遭喪則依禮以第二忌日行大祥之後奉主祔于祖龕追到諸子討日除服而不可為已除服更設祥祭只設位哭而除之若宗子在外追到則亦討日設祥祭除服初寺期日

所生喪殯後當行所後喪練祥

設忌祭而已諸子在家者雖月數已滿姑遂之偕宗子除之無妨然亦是義起未知如何更問於知禮君子爲當○在家諸子月數雖滿姑俟宗子偕除者只以十餘日相先後者而言若中原幅員甚廣或奉使經年追到則似當有變通之制未知如何則可也後見儀禮有先滿先除之文以此推之則俟宗子偕除者不必然也

問還之令公所後喪將練而遭所生喪或謂所生初喪行練未安欲以三年之喪既顯而練祥及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

殯而祭等語叅詳練祭似亦可退如何宋浚吉

答所生之忌同重而已降爲朞服三年喪既頻之說如是其明甚則似不可以私情而廢當祭之祭雖曰遭喪未久情所未忍而其間亦無別㨾可行節目今難徑情創改柰何

問有父在母喪者去正月遭喪有故未克葬十二月始襄事未葬不敢變服十一月練祭之節已蹉過矣今當遵小記及曾子問次月行練次月行祥之節十二月襄畢

之後行練於正月似當而初忌適在月內仍用是日未知如何正月既行練則又次月當行祥事而適值閏月又何以行之耶鄭氏曰以年數者不計閏以月數者計閏據此則用次月之禮者實是以月數則似當計閏而母喪雖降元是杖期其間月數進退不過零碎曲折而不計閏爲大節目如何若不計閏而行祥於二月則禫祭又間一月行之於四月耶自喪至三月實是十五月應爲行禫之月當以十五月爲準

而行禫於三月耶 朱浚吉

答以年數者不計閏者其意盖不欲遷兩期之月也今之追祭者旣後於兩祥之期則似當只計月數而但本以不計閏之喪而到此欲從數月之制無乃未安乎初忌本大祥之日也似不宜相混到正月擇吉行練初忌行大祥祭未知如何小記曾子問之說則是兩祥皆過者之謂也似不必拘於此而廢當祥之期也一月內行兩祥如以爲苟簡則擇吉行練於正月而初忌則只行祭到二月行小祥閏月行禫與他無異

廢禫之月

耳適有忙事未及考據幸乞回示 或云祥畢退禫則當行是

三年內立後祥禫之節

問妻立後於三年之內則所後子當爲主喪而妻猶主祭以行祥禫於禮如何且旣已立後則神主當改題乎 崔碩儒

答未立後之前已題主則喪中改題似爲重難喪畢後改題可矣祥祭則妻不可主耳朞日別設祭奠不用祝脫服而已所後子則更制遠月以終三年而祥禫之祭擇日行之可也

姪與子以聞訃

問伯兄之喪家姪越二日而聞訃寡嫂踰

先後喪設祥祭脫衰

月而聞訃主人之聞既在其月似當以忌日爲祥寡嫂則未滿月豈可徑脫乎凡父在母喪亦爲子行大祥則亡之爲母亦不可退行祥禮乎練時頓忘聞訃之先後今始覺悟欲善末遂之祥事耳 尹進士柔

答諸孫聞訃只遲二日則日數不多以再忌爲祥無妨若尊嫂氏則踰月聞喪不可徑脫只可參祭而已諸孫不可從母而加服一月嫂氏亦不可從子而減服一月必也嫂氏過一朞忌更滿一月然後擇日別設祥祭而脫衰也若父在母

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父亦然非爲子而行之也本不當比論於此也

追行祥祭除服

問有人服母喪祥期在前歲十月而闔家染患不得行祭今將追行當依朱子說只行祥而不行禫矣祥祭時當著何服若依今制用純白則當於何時除之抑依古禮用微凶之服似宜於兼祥禫之義耶 誅 後

答此等變禮難以臆斷當依朱夫子說只行祥而不行禫矣但必既祥而後方可脫衰脫衰之

後遷著微凶恐不可也盖日月雖久而服衰則始於今揆之人情似不當遷變服謂無祥禫之義也鄙意以為行祥也當用純白雖不禫而間月即吉情禮方安亦不違於從厚之意也未知如何

父喪中遭妻喪行祥禫

問有族人父喪中遭妻喪殯於他所值父大祥主婦在殯祥祭似不可設當與葬妻後設行而月數若久禫祭不復行耶再期忌日不忍虛度几筵與妻殯異宮則畧設忌祭無妨耶 尹宣擧

國恤卒哭後行練祥

答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以此說推之妻喪雖重於兄弟而殯既異宮則父喪祥祭似當行之雖禫亦可行之未知如何

問曾子問庶子居官而行君服嫡子在家自依行親喪之禮從古禮則無官者可以行祭而國制卒哭後始許行之若此之類當何從 崔碩儒

答當從時王之制

喪中除期喪之祭

問當父母之喪而將除諸父昆弟之殤喪若成喪則其除喪之冠服即如何可也小祥之祭當行之否妻喪小祥亦可以練服行祭而大祥以禫服行祭否 崔碩儒

答昆弟若妻之祥祭皆可行之以深衣若中單衣孝巾行祭卒事反喪服

國喪中私喪禫服

問禫服笠則白而網巾用騣延時俗之通例也而方當 國喪白笠騣巾與凡人之服色無別似乎不安網巾以白布爲之宋龜峯之言未知如何 尹宣擧

家禮告遷之節誤在大祥前

毋要祥後祔廟

答以白布代騣網巾似當

問大祥後別無祭告抑恐旣行祔祭於卒哭之後故更無祭告之節否 金之白

答大祥奉主入廟別無祭告之非本條下註詳之盖卒哭後雖行祔祭三年喪畢遷主之擧不可無祭告必於禫祭後擇日行吉祭遞遷可也此禮詳載儀禮及通解諸書可考耳大槩家禮告遷祠堂之節誤在大祥前今不可從耳

問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家禮大祥章祔註朱子引橫渠禘祭後

告遷之說則設爲告遷而發非取猶未配之義也喪禮備要告遷之禮移于吉祭之時而祔母祝文則猶存於大祥之下或者曰大祥之日用祔母祝文入祔於禰廟各櫝並坐而吉祭之日始合一櫝則庶可附於猶未配之義云未知此說如何牛溪答人曰若無遷改之事則於大祥後一日以酒果具由告于祠堂畢奉新主升祔于禰龕而已云云大祥祭訖即具酒果用祝文告于禰廟乃奉新主入廟如家禮之儀而

已耶抑大祥後一日乃行入廟之禮耶尹宣舉

答按士虞禮所謂猶未配云者禫後踰月而祭是為常制而若禫祭當四時之正月則不待踰月即於其月行之蓋以三年不祭正祭為急故也然猶不配是踰月之義也家禮初不言吉祭是闕文而附註略舉祫祭亦為告遷而非主猶未配而言也備要大祥祔毋祝及牛溪先生所答大祥後一日祔之說以士虞記與註疏參看則似相牴牾禫日而祭猶曰未配祥而即祔

恐非禮意也備要且曰祥而即祔不設吉祭云夫吉祭喪餘之祭而非只為遞遷也不待踰月者急於正祭故也雖無合祭遞遷之節而然其正祭亦倣此行之似合於禮也備要乃申丈義慶氏之書而先人常於此一節致疑而如是説之耳

禫祭祝辭

問家禮禫祭祝辭泛言如大祥之儀瓊山則曰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神主禫祭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云瓊山備悉家禮似泛故欲以儀

節祝辭刪之而云孤子二字而曰孝子又去神主二字無乃有戾於禮耶且出主時家禮無告辭儀節有告辭曰孝子某將祗薦禪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云云蓋三年內祭於几筵則大祥宜無出主告辭也至於禪祭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則似不可無出主告辭矣依丘氏禮用之亦或不妨耶 鄭基一問

答自稱孝子去神主二字爲當告辭依儀節用之無妨

禫前哭泣之節

問禫前門內之哭猶存則祥後朔望祭禮似當有哭而家禮不云者蓋爲新主入廟後奉正寢別祭未安耶不得別祭則廟中行祭又不當哭故耶未知如何○禫前有弔者則似當哭而受弔如祥前亦未知如何 尹宣擧

答按祔廟後朔望不宜別設且不可廟中而哭也若支子而未安於別所者當哭而行事矣○禫前有弔者親舊始見哀至而哭與祥前何異禫前書疏亦猶以喪人自處

庶子為母不禪之疑

問小記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禪似是指妾子也 崔碩儒

答禮記此條先君亦付標未詳

妻喪練祭代行

問先妣喪期當從十五月之制則來二月為十一月應行練祭而但家親係官遠道其所職守亦非受由出入之地其勢決不能來祭而練祭亦難終不可以此闕之告祝之辭若用哀子自告之文則非十一月之制也若不用祝辭則如不祭也未知何以則可乎抑或以家親使其人替告之意

摺辭以告耶且家親雖不能來參而亦必有變除之節此則當從望哭之例而為之乎若望哭則只可設靈位而行之乎亦當備奠具而行之乎 李佐郎弘渊

答禮妻喪與父在母喪俱是杖周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尊大人及哀侍當依此行之來示哀則非卜一月之制者誤矣尊大人雖未參練祭何可闕也尊大人則設虛位而祭之凡遙祝則尊大人使子某敢告于云云可也

幷有喪前喪不禫

問兖主答朴喪人譓問曰長孫繼服者於祖母大祥當以禫服入參其祭而祭後卽脫禫服而服父之服若祖母禫祭則吉凶不可相襲長孫不得主祭以過時不祭例終不設矣又答曰庶子變吉時設虛位而脫服也考諸古經參以程朱之論有些臆見不敢不禀茲謹條列于左○曾子問君

而後祭已上不禫三條皆以過時不祭如
四時祭之過時不擧也○程子曰三年喪
古人盡廢事故並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
廢如何廢祭祀朱子曰卒哭之後遇四時
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
家廟可也退溪先生曰三年內家廟祭有
子弟者令子弟行之無而自行者倣家禮
墨衰之服其制如今直領黲冠亦用墨栗
谷先生曰若無服輕者則喪人恐可以俗
制喪服行祀已上三年內四時之祭旣有

古今之變故退栗兩先生亦許以喪服行
祀〇不禫之禮只當於過時處言之至如
並有喪中時至而不過處則依禮說行似
無所礙行禫服色則要訣所謂喪服可以
通用時祭猶可以喪服行之則禫祭不可
以喪服行之乎况禫有哭泣之節則比諸
時祭有間矣吉凶不可相襲之教未知如
何禫後吉祭長孫無不可行而諸子攝行
之似亦不妨耶庶子脫服之節若行禫則
無所礙矣設不行禫或因朔望參禮變禫

即吉而哭之一節則壓尊不敢輒行如[illegible]
祭祖廟之義猶無害否設虛位脫服之擬
亦未知如何 尹宣舉

答禫是變除卽吉之節非時祭並常家廟之祭
決不可著吉而行又不可喪服而行其可以禫
有哭泣而謂之比時祭有間乎是故雜記旣顯
練祥云而無行禫之說耳決不可以權行時祀
而喪服行禫也言祭乃正祭而父子易代祖先
祔理此何等盛禮耶曾謂居喪墨衰而行吉祭
乎時祭或可攝行吉祭遞遷不可攝也長孫旣

不能行禫則諸叔不可以己之即吉而出主設祭也朔望新主同設於家廟似難以喪服哭於家廟以當禫之日別處設位而變除似可矣大槩禮者緣情而行喪中行吉祭於心未安此是大節目先人既與申丈義慶講定而亦更商確於牛栗兩先生矣僕守株泥舊終不能承教幸更思之

爲人後者除本生服

問退溪曰爲人後者服所後斬衰當本生父母小祥則服玉色而入本生事及重服又曰小祥後入本生凡筵則亦服玉色高峯

少存姑喪心喪之制當待吉祭之期而復常

曰不可服黲又不可與小祥未知如何偉頃

儒

答退溪服玉色之說似難從小祥後則其本生父母之服已盡以玉色入几筵尤不然高峯不可服黲之說似是不可與祭恐不然

問閔枝理大受問父在母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則心喪之服當除於何時而除於何所耶或云當依道典哭除於再期之月晦或云當除於禫月朔或云當除於望或云當除於丁日云云旻意當二十七

月之朔以吉服入廟祭禮而喪畢飮食處
常之節在於此時過仲月行祀後當有復
寢之禮未知如何 崔碩儒

答所示謹悉之鄙意古無變除之節諸公所論
恐太過也既曰心本非服也何變除之有若除
於再期則心制果盡於再期乎禫月丁日猶之
可也而終不若待吉祭之斯而復常無事於變
除而自爲變除之爲當也大槩孝子壓屈不得
盡三年之制而只欲盡己之心而已初無受服
之節寧有變除之節無於禮而別爲節目恐未

得中也鄙見如是未知是否

吉祭

孟月吉祭

答七月行吉祭則雖違孟月不祭之規而秋祭已行則不當再行於八月無疑

居喪雜儀

問儀節祭祀考證引朱子說曰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所謂四時祭者指時祭而言也墨衰之制當如何 閔正郎後騫

孟月吉祭

喪中時祭墨衰

斬衰中直領當斬

答所謂四時祭日非時祭之謂也朱子在長子塾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墨衰之制不行於今我國以布巾布深衣代用之若子喪則依朱子所行不必以墨衰行祀也

問喪中出入沿事則當服墨衰而今代以直領然直領既是俗制而斬衰之喪亦不斬如何 崔碩儒

答直領雖俗制然斬衰當斬下齊耳

問有遭父喪合葬於母墳而同一石床四

三年內墓祭所服之不同

時墓祭以喪服祭之則是吉凶並祭也所重有在喪服而祭或不妨耶若父墳舊而母墳新則當何服而祭之耶 鄭基榜

答所重在父以喪服行墓祭何妨若父先亡母從葬而在母服中則以布巾深衣行祀似無妨

三年內合葬墓前哭拜

問父先死遭母喪而合葬至遇俗節行祀於墓則歷拜於所生嘗酹而不盡哀乎凶服在身哭拜無害耶常時省墓時亦哭拜乎 崔濱

答雖云歷拜哭拜為當

三年內有喪墓祭

問三年未畢而一家有喪則舊喪墓祭依他祭並停耶抑喪內祀事停廢未妥略設爲當否禮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則殯而後祭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釋之者曰祭謂練祥二祭也據此則同室有喪廢祭無疑而惟墓祭與練祥有間故仰禀 宋浚吉

答孝子不忍死其親故雖當並喪之日不發前喪之奠以此而言則前喪墓祭似亦可行而雖殯行祭非苫塊者所安況練祥既廢於同宮則

墓祭不獨異於練祥與凡禮其必可通行於彼此不可宜於此而不宜於彼也若別葬新山則似可設祭祔葬先塋亦可獨祭乎謂是別葬而設為獨祭則是果通行之禮耶愚意則姑依他位停廢似當未知如何

三年內祭土神

問開塋域祠后土下註云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以往其卷首圖亦云祭土地時主人去杖說經成服下註云若以喪事及不得已出入則乘樸馬布鞍偶不言出入所服之制而楊氏註始言墨衰之制未知此

時亦墨衰出入耶祭后土時有去杖脫絰之文則亦知以墨衰往而祭時則著衰服但亦著首絰而去杖耶三年之內還俗許則以衰服行祀於墓所孫代吾子土地之神乎衰兄弟二人外無年長子姪之輩無讀祝之人使長弟讀祝告土地時所亦使弟讀祝耶忌與

答出入用墨衰朱子亦嘗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要出外治事則只得服之家禮正文雖不見焉而楊氏註說正與朱子說同也今若

祠后土亦入用墨衰當無疑也卷首圖云着此家禮圖也喪禮備要圖有去設脫經西向立之禮皆此而言耶與此必參考楊說而云然也只可隨時酌行之爾若去設脫經云則其祭用衰服而不用墨衰從可知也節祀告土神依朱子祀家廟之說用墨衰亦似無妨無執事讀祝之人則使弟讀之無妨如有親友則亦可讀之

喪中主大功之喪

問大功之喪無主者可以主喪而方服重喪則如之何行拜賓之禮不可乎 崔頁信

答雖服重喪似可主喪而拜賓之禮不可行

喪中諸父昆弟喪送葬參祭

問有父母之喪者於諸父昆弟送葬之日卒哭之後則服其服而臨葬似無可疑而從柩返哭亦當服其服而序從耶或云以曾子問不羣立不旅行之義推之則序從羣行不無違礙之處蓋三年衰絰不可參錯於期衰之列而若從期喪本服則道途時久與成服設位暫時變易之節亦似有間啓引之時以期衰哭送返到墓所以期衰臨壙先事而歸以待反哭未知如何愚卒哭亦當與祭耶 尹宣擧

答退到葬所下棺後謁還不必從昔人序列而行虞並哭祭祭無妨而雖老能一一依平人皆祭之亦無妨

期大功葬前赴擧

問從弟鳳瑞之子措當赴會試而遽遭鴻山從兄之喪葬前赴擧有所不忍而鳳擧出後季父服則降為大功矣降大功實與期服無間耶以季子答李晦叔之意觀之則或赴或不赴雖在自家而非禮律之所當禁以退溪先生答金士純之意觀之則除祖父母喪之外期喪成服後無不赴擧

爲本生父母之喪

之義兪校理之意以爲退溪先生之論如許凡與大功之喪成服後固可赴擧而況有老親在堂者亦當有間云未知如何尹宣擧

答降大功雖與期喪有間揆之情義葬前則不赴似爲得宜曾聞有人赴於葬前人或非之云人言不必顧念而揆以自己之情則不赴之似得矣

問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衰麻之服以終期年而其居喪之禮出入之節一與在家

兄弟同守奔喪則三祖而未奔喪則一祖
李崔頊儒

答居喪之證與在家兄弟無異而爲位則似當一祖矣

問齊衰方在·本生親服中告廟時當用期服例以黲巾白布衣行之耶抑用黲孝要設服中時祭例以喪巾布深衣行之耶
詮李舉

答心喪重於期服黲巾白衣似未安喪巾布深衣行之如何

今孝喪出入著蔽陽子

親喪服師

服中入廟黑帶

問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喪出入當著何等笠子耶 李文載

答當著蔽陽子

問親喪服師否 崔碩儒

答先人服栗谷先生之喪朔望服其服而絰焉之人或有非之者識禮者以爲是云

問服中朔望參謁以紋帶入廟似爲未安而外族本親之喪期大緦小之服亦似有輕重之差未知何以爲之宜 韓聖臣

答外喪輕服是私己之服也不可以私服入廟

〔喪中對客肉饌之節〕〔卜日西向〕

若本族重喪葬前當廢祭而忌諱則權著黑笠似可

問忌日君子以喪之餘處之自非極尊之賓皆當設素食云則喪中對客進肉饌於客於禮尤爲未安而賓亦不可食 崔碩儒

答若不與喪人共處則可以用肉喪家雖設以肉以喪者之側不能食之義推而處之可也

祭禮 時祭

問四時祭卜日時主人立於祠堂中門外西向不爲北向而西向何也告事之祝共

爲一祧自稱以最尊者爲主而今卜日告事之祝則稱孝孫其義何歟 崔愼

答西向者奉辭其義而將祭卜日而已非即今祭先故不北向恐無他義也稱孝孫者泛稱之辭若有高曾祖則當以最尊爲主如要之類自當活看也

月祭享嘗

問陳器下楊氏註有月祭享嘗之別云月祭云者非如朔望之比每月必有大祭耶若近則有月祭享嘗遠則只行享嘗以別之耶 崔愼

時祭祝共一板

攝主祝辭初獻

答每月豈有大祭乎月祭是小祭耳只有隆殺之不同非有他義也

問時祭祝文儀節四代共一板而至考妣位不用昊天之語未知如何 崔㥠

答家禮逐位讀祝之制自是禮專而曲折分明亡必從儀節之苟簡乎考妣用昊天罔極亦有意焉儀節不必遵用

問攝主祝辭初獻 鄭葚[illegible]

答祝文措辭當告以代攝之意而凡奠獻之禮攝主代子行之無疑矣

時祭盞楪

問四時祭初獻進肝以楪盛之云者考于家禮則陳器下有盞楪而設饌進饌條皆不言進肝始有以楪盛之語尹必因此以為盞楪似或然也 崔碩儒

答説於陳器之初設饌進饌未必一一言之且以炙加於盞上必不然吉甫說未必是寒岡曰朱子設盞楪而不用瓊山以意入圖中恐非朱子本意退溪曰未詳

時祭婦入亞終獻

問四時祭亞獻註朱子曰主人初獻未有主婦則弟為亞獻弟婦為終獻云若主人

告利成祝與在位者再拜主人不拜

兄弟有三人已上可以三獻而必以弟婦為終獻否 崔頊僴

答婦人與祭則嫂尊故為終獻

問受胙後主人再拜則此必為受胙謝拜而在位皆再拜然則在位者亦為受胙而謝拜耶為告利成而拜耶若為告利成而拜則主人胡為不拜乎主人之拜在於受胙之後在位者之拜在於告利成之後故如是仰禀 崔頊

答未詳其義而受胙告利成皆一時之事主人

已再拜而未復位告利成者祝與在位者之事故主人則不拜似無他意未知如何

祭用牲

問理窟張子曰庶羞不踰牲若以牲體小而羞掩豆謂之踰牲則非也然則祭用牲上也庶羞次也而古禮久廢畢世鮮能用牲血食之禮安在雖或間有用牲者而謂牲不豐難以庶羞此亦有明據而然耶且禮記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明水則寒家亦曾用之毛血擧世不用何歟今雖違衆吾欲用牲伏

乞批誨 鄭基磅

答不踰牲是王制文註曰薄於奉已厚於事神似與來示之意有異矣然姑以來示言之則古者大夫士各有牲庶人則無常牲今人鮮用牲唯設庶羞而已若從家禮用牲不亦可乎但不可用腥耳毛血今亦有用之者云而家禮時祭無之恐不必用也

合飯盖及徹羹進茶

問家禮祭儀侑食後扱匙飯中告利成後無合飯盖底語瓊山儀節亦然故寒家亦於祭時不合飯盖而辭神乃撤門識皆以

為祝既有扱匙之節則終必有落匙之儀云此言亦當有理而只緣無明文故遂不改其禮矣且啓門後似當撤羹進茶而家禮既無撤羹之文又不言設茶之處亦可明誨耶 鄭基房

答既已啓盖則自當合之此等曲折禮書雖不徧擧而可以推行之耳我國不用茶代以水則亦留撤羹何可泥看

祭用清醬

問家禮設饌圖及具饌中俱無清醬儀節亦無而退溪先生曰飮食之類古今有異

三年內獻爵不同

不能必其盡同以今所宜言之醬不可不設云云然則古無清醬而今則似當用之如何 鄭基瑞

答古今食品有異據以禮經參用時饌無妨清醬則擊蒙要訣亦用之耳

問兄之祭弟不當拜耶 宋時烈

答來示然矣

問三年之內則降神及獻爵主人自斟酒四時祭以下言祭則執事斟酒何其不同也 崔愼

庶子為大夫或出宰祭于宗家

答三年內主人自斟酒執事奠爵昕祭則執事斟酒主人奠爵自是異同其義則未詳鄙家自先世亦遵此行之耳

問張子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云則今人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或出宰者自當從庶子之說以上牲祭於宗家亦或以物助之為宜矣祭祀輪次若及庶子則可令備祭奠于宗家為守宰者亦以祭需盡送于宗家合於禮矣

晉菴答

兩位共一卓

答來示正合情禮

問瓊山儀節兩位並設饌圖下曰按舊圖考妣每位各設饌今人家廳事多狹隘恐不能容今擬考妣兩位共一卓設饌如世俗所謂卓面者庶幾可行若夫地廣可容者自當如禮云所謂共一卓設饌云者共一卓而各設饌耶抑恐一卓而共一器耶世俗以此藉口或畀蔬脯醢肝肉炙魚肉湯共一器唯飯羹麵餅各設者居多是亦可行而不悖於禮耶 鄭基磅

變先世祭禮

答考妣各卓禮也今人不但堂宇狹隘若貧寠
不能各設則自不免如來示然莫若從禮爲正
問語類曰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
其家風以禮事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
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祖先不曉得
一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以文勢觀之子孫雖曉得祖
宗不曉得以小註觀之子孫曉得則祖先
便曉得恐懼覽者之不能無疑故分書仰
質如小生乃祭禰之小宗也欲變先世簡
禮則門議皆以爲喪祭從先祖或者曰如

其非也何待三年變其節禮有何傷乎未知何說為得中耶 鄭基磚

答言類兩段說恐是一義若如或人喪祭從先祖之說則是終無時從禮其可乎朱夫子說得盡今更何論

問然封之祖不遷高祖親未盡而不可祭五代別室以祭云云知四時祭亦不可共設於正寢勢不能一時行祭祭之先後當如何 崔碩儒

答似當先祭正位某之宗家先祭正位次別室

大夫三廟祫祭之位

所藏之主未知如何

問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祫不立高祖廟而其祫也上及於高祖云云據大夫言之祫時設高祖之虛位於曾祖之廟祭之否

崔碩儒

答祫時既設虛位而高祖在西南昭穆東西相對耳

前後室并祭

忌祭

問父若前後室則前後母神主同一櫝前母忌日後母神主同出後母忌日前母神主

奉一位者時祭忌祭行於祠堂

祭於祖遠事則哭

主亦同出耶只出考與所祭之主耶 崔瑱

答並祭為當

問祭祀請就正寢者以時祭者祠堂狹而難行忌祭則獨祭一龕爲未安而然耶只奉考妣則時祀忌祭並行於祠堂未知何如 崔瑱

答忌祭出就正寢者爲有他位故也只奉一位者則仍祭於其所而告辭曰請出就前堂可也

問忌祭孫爲宗主子有參者姪將爲叔父而哭耶 尹進士柔

答祭於祖忌及事於生前者哭否則不哭哭不哭初不係於叔父也

妻忌子婦忌祝

問妻忌祝及子婦忌祝幸以一家常用者錄示如何 宋浚吉

答妻忌祝無古據諱日復臨下只著不勝感愴四字而已蓋於位無祝子孫侃祝以不當論

墓祭

墓祭不用侑食

問退溪曰家禮墓祭無進饌侑食之節丘氏一依家祭之儀從之無妨如何 崔碩儒

答丘氏家墓祭亦家禮而不用侑食之節

共卓告祝只書最尊位

三年內節日几筵墓所並行

家禮諺解誤處

問曾祖以下同奠一處共卓之祭祝辭所稱以最尊書之乎曾祖以下並書乎 崔㥾

答當以最尊位書之何可逐位並書之耶

問退溪曰喪內朔望節日當行於几筵並行墓所者非也然則正秋二節只奠于几筵而寒食二節几筵墓所並行之否 崔碩儒

答四節當祭兩所

家禮諺解

問家禮諺解誤處不可勝計而撮其大者則如昏禮冠帶只是燕服上昏禮謂之攝

盛喪禮初終條中屋北面襲條高氏曰所
以附其身者數條諺解皆大誤前承下示
昔年此書曾送示云彼必謂見訂無誤也
尤可歎也 宋浚吉
答分明易曉文字訓釋至此文義之難通有如
是夫昔年相質於先君而先君未習諺字不能
一一看過彼必謂見訂無誤之示良是申公素
善愚伏必相訂議而想亦如先君之不詳看過
也

疑禮問解續終